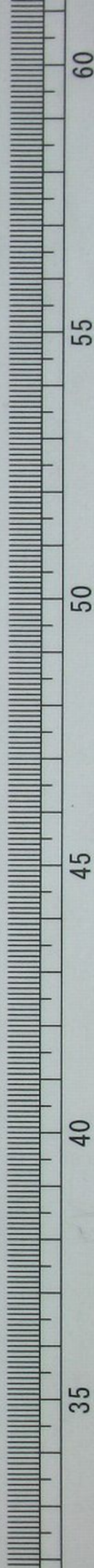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95
2



呂祖年譜海山奇遇卷之三

弟子火西月敬編

北宋仙蹟引

上二卷編載呂祖年譜一百七十八歲今從北宋
太平興國元年丙子叙至欽宗靖康元年丙午是
為北宋仙蹟凡一百五十一年合前一百七十八
歲共三百二十九年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滅北漢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契丹隆緒

太宗改元雍熙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F0295-(2)

太宗改元端拱戊子

己丑

太宗改元淳化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太宗改元至道乙未

丙申

丁酉

真宗咸平元年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真宗改元景德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真宗改元大中祥符戊申

己酉

庚戌

辛

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

辰

真宗改元天禧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真宗改元乾興壬戌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仁宗改元明道壬申

癸酉

仁宗改元景佑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仁宗改元寶元戊寅

己卯

仁宗改元康定庚辰

仁宗改元慶曆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庚寅 辛卯

仁宗改元皇佑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乙未 契丹 洪基 丁酉 戊戌 己亥

仁宗改元至和甲午 乙未 契丹 洪基 丁酉 戊戌 己亥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乙巳 丙午 契丹 號遼 丁未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神宗改元元豐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子 丁丑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申 乙酉

哲宗改元紹聖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徽宗改元崇寧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徽宗改元大觀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徽宗改元政和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女真稱帝丙申

徽宗改元重和丁酉

改元宣和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金天會甲辰

乙巳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三頭六臂像

太平興國間四夷尚未賓服呂祖每現三頭六臂異像衣黃道袍盤坐黃鶴上以法相喝服諸酋化導歸中夏蓋以息干戈養民生也三頭者上鶴頂中師首下本像六臂者左提飛龍劍右執珊瑚尺中兩手結無遮印左五雷訣仰右劍訣覆太宗命道錄陳景元傳其像於世云

黃鶴樓

江夏郡辛氏賣酒有一先生飄然而來衣甚縑縷人物軒昂入座謂辛曰有好酒肯與飲者辛以巨觥斟美釀奉之飲畢而去明日復來不待索又與飲如此半載辛未嘗嗔先生謂辛曰多負酒債無以為酬取黃橘皮畫一鶴於壁謂有客來飲但令拍手而歌鶴即下舞以此還汝酒值試之果然四方豪士聞而欲

觀俱揮金買醉。歷十年辛氏巨富。一日先生來。辛謝曰。今已富矣。願留久。欸。先生笑曰。吾豈圖是哉。取笛吹數弄。須臾。白雲降空壁。上畫鶴飛至。膝前先生跨鶴。冲天杳然而逝。辛氏從飛昇處。建一高樓。名曰黃鶴樓。人始知先生乃呂洞賓也。

草堂自記云。黃鶴山舊名蛇山。昔因王子安騎鶴昇空。後人築樓紀勝。五代間燬於兵火。至宋雍熙初。余有畫鶴飛空之事。辛氏乃築樓祀我。唐以前為子安鶴跡。宋以後則為道人所托也。

據呂祖自記。其先為子安鶴蹟。其後為自己鶴蹟也。西月考子安乃周末時人。自言簡王之後。從兄子明學道二十年。死葬黃山。有黃鶴來棲冢樹。鳴聲如呼子安。安忽自地底躍出。跨鶴而去。此子安鶴跡也。更有與呂祖大相同者。晉太和間。仙人繁陽子。姓朱名厚。善音律。曾授笛於桓伊。伊攻壽春之先。江夏黃鶴樓有賣酒。辛猷不者。識人好施。日有道士就飲。醉則出玉笛。倚樓作梅花三弄。飲不償值者三年。一日云。黃鶴去不復返。空留此名。吾將表之以實其事。取橘皮畫一鶴於壁。以筋招之。即下舞。臨行謂辛曰。叅軍桓子野。吾嘗授以笛譜。若來。可向之索飲。值遂跨鶴。

飛於空中。時夏五月。猶聞笛聲嘹亮。伊往作贊於樓。嗣是貴客皆就飲。辛致巨富。異哉。吹笛同畫壁。同跨鶴。同賣酒。姓辛者。又同。何典故之多。同也。謂為混傳。實非混傳。此中有天然奇趣。呂祖觸景生情。一追古蹟耳。獨嘆子安遺跡。繁陽古記。至呂祖而盡掩。使後人知有呂祖。而不知有朱王二翁。書傳之啞。不如人言之響也。呂祖曰。久假荊州竟未還。先生讓名之心。於此可見。

同海蟾度陳希夷

崔祖聞已祖同劉海蟾西遊華山教希夷出神秘訣。希夷名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也。唐長興中舉進士。第遊四方有大志。見世運衰微。喟然嘆曰。時不可為也。父母歿。乃盡散家貲。惟攜一石鐺。遊入太華。周世宗高其風致。賜號白雲先生。首遇海蟾子。授以道要。麻衣子傳以相法。次遇孫君仿。勸隱武當。久之復歸華山。居雲臺觀。嘗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拍手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帝手書詔召之。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帝咨嗟不已。高隱華山。自稱蓮峰道士。得螭龍法。恒卧不起。呂祖與海蟾時往過之。祖贈以詩云。蓮峰道士高且

潔不下蓮宮經歲月。星辰夜禮玉簪寒。龍虎曉開金鼎熱。並勉其及時溫養。借睡全真。宋太宗累遣使趣命入朝。搏不得已。應召出山。至京師。藏真不露。帝大喜。謂宰相曰。陳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可謂方外之高士矣。賜號希夷先生。放還。呂祖與海蟾麻衣復往過之。教以出神法。希夷敬受焉。或問先生居溪崖。寢止何室。希夷笑吟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端拱初忽遣門人火龍子。賈得昇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造視。乃吾其歸於此乎。端然坐化。有五色雲封谷口。彌月。歷年一百一十八歲。

破瓜讖

至道初。參政張公洎與呂端同朝。公早年家居。有道者謁之。自稱呂翁。與張講周易。併言孟子存心養性之旨。自後文章日進。翁作八分書。詩一章留別。微示他日將佐鼎席之意。其末句曰。功成當在破瓜年。至此位果參政。後十六年而卒。以破瓜為二八之讖也。

槐驗

咸平間。王旦知樞密院事。其父祐奉純陽像甚虔。一旦祖師來語曰。君家素修陰德。子孫必有致位三公。

者請樹槐為驗祐乃植三槐於庭至是旦果大拜其
後封魏國公

三醉岳陽

咸平間呂祖於白鶴山池中見一巨鱗能大能小變
化取人魂魄呂祖見而喝曰孽畜毋得乃爾從吾歸
正令汝飽啖天下奸血招入袖中化為繞指柔即青
蛇劍也遂攜遊岳陽三沽村酒自醉詭名賣藥翁一
粒千金三日不售乃登岳陽樓自餌其藥忽騰空而
立眾始駭慕欲買之呂祖笑曰道在目前蓬萊跬步
撫機不發當面錯過即吟詩曰朝遊北嶽暮蒼梧袖
裏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瓦罐示異

呂祖遊長沙詭為回道人持小罐乞錢所得無算而
錢常不滿人皆神之日坐市中言有能以錢滿吾罐
者當授以道人爭以錢投之竟不滿有僧驅一車錢
至曰汝罐能容否道人唯唯及推車近罐邊憂憂然
相率而入鑽忽不見僧曰神仙耶幻術耶道人口占
曰非神亦非仙非術亦非幻天地有終窮桑田每遷
變身固非我有財又何足戀曷不從吾遊騎鯨騰汗
漫僧驚執欲執之道人曰若惜此錢乎吾償汝取片

紙投罐祝曰速還來。良久不出。曰非我自取不可。因躍入罐中。寂然。僧遂擊碎之。見有紙題一詩曰。尋真要識真。見真渾未悟。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僧悵然歸。次東平。忽見道人曰。吾侯汝久矣。以車還之。錢皆在。曰。吾呂純陽也。始謂汝可教。今惜錢如此。不可教也。僧方悔謝不及。

又遊廣陵市。以十千錢散之。方陌。暨異日視之。十千拾者無遺。止餘其三。一墜泥中。一墜草中。一墜井中。石縫內。去井口三寸許。最後有兩人汲水。見而爭取之。師於其旁笑曰。世人愛財之心。固如此乎。

兗州妓館

咸平間。兗州妓侯姓者。為邸以舍客。呂祖詭服求授館。蚤出暮歸。歸必大醉。逾月不償一金。侯名毀茶。師曰。鍾離先生謂汝可以語道。侯不省。以酒飲之。師索飲不已。侯滋不悅。師乃伸臂示之。金釧隱然。解一令市酒。侯利其金。曰。飲畢寢此乎。曰可。登榻。鞫鞫。至夜分。侯迫榻前。師以手拒之。侯亟去。遲明。失師所在。視所拒處。丹色徹肌肉。隱隱有呂字紋。侯感悟曰。此呂仙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於此。今其來度我乎。即短髮布服。往尋呂祖。路遇何仙姑。引入終南。不復

出觀侯姓與琴操聞東坡一轉語即日削髮為尼者
同一果決具此氣概自當得道矣

永康酒樓

永康軍有倪庚者新開酒樓日有道人來上樓索飲
自旦及暮飲佳釀石餘豪情未止眾恠之相聚以觀
倪需酒金道人瞪目不語頽然醉倒倪坐守之曙鼓
動時道人忽起援筆題壁曰鯨吸鼈吞數百盃玉山
誰起復誰頽醒時兩袖天風起一朶紅雲海上來末
書三山道士純陽作以土塊擲倪面出門望東北紫
雲飛來大踏步去倏不見刮其詩墨徹數分視土塊
乃良金也自是酒樓大售

決壽劉貢父詩話

黃覺字明先景德進士任殿中丞有詩名與楊文公
劉子儀章郇公宋宣公相唱和因送客都門外入旅
舍遇洞賓道人曰明年江南相見既而果得江南道
人至贈大錢七文其次十文又小錢三文與藥寸許
曰每歲以酒磨服可保無病語畢飄然而去黃年七
十餘藥垂盡因作詩曰床頭厯子無多日屈指明年
七十三是年果卒

神仙鑑載黃覺名覺能叙為宣和時人亦言在東
都門外先遇呂祖曰明年江南見君及呂祖遊吳

興見妓張珍奴每夕沐浴炷香上告求脫去甚切。乃作步蟾宮一曲遺之曰。向後有官長召汝佐酒。欲聽道家詞曲者。以吾詞歌之。必得脫籍。未幾黃為湖州守。詢諸妓有能為道情詞曲者。俱無以應。珍獨以前詞奏之。黃甚喜。即判與脫籍。○今以劉貢父詩話考之。黃乃景德時人在。宣和之先。一百餘年。故神仙鑑一書輯述甚富。而編年却未清晰。欲為參証考訂之。以為壺中歷記。蓋有願而未償也。仙鑑用意亦重編年。重編年則必牽引典故。以為連絡。其實聽道情者。別是一箇州守。非黃也。此蓋因江南相見一語。遂以黃覺之任江南為宣和時之守吳興者也。

度郭上竈 徵異錄

郭上竈者。天禧間為執竈傭。淪湯滌器於汴州橋茶肆中。一日遇呂道人。隨去十餘年。始歸。語趙長官曰。大數垂盡。願施一小棺。乞於棺首鑿一穴。插竹筒於穴中。以通其氣。長官笑曰。既死矣。猶有氣乎。郭不答。明日汲水浴身。卧槐下。遂絕。葬於河岸。是秋水漲。趙往視。獲棺無尸。郭無名為執竈傭。故名上竈。觀此則非柳仙也。明矣。

丁謂遇仙

謂為鄱陽倅有秀才往謁曰吾唐呂侍郎之孫也經史百家無弗通曉觀君狀貌頗似字德裕他日出處皆如之謂後果大拜以女巫妖誕事發坐貶崖州司戶參軍信似贊皇矣

度僧大雲

呂祖偽為回處士遊大雲寺隨堂會食月餘不厭因謂掌院僧曰汝饌甚精但少麪耳遂去旬日攜少許麪至自炮設數百僧皆飽足殊驚訝之掌院僧遂烹佳茗請處士共啜偶舉丁謂詩曰花隨僧箸破雲逐客甌圓處士曰此句雖佳未盡茶理乃書一律曰玉蕊一鎗稱絕品僧家造法極功夫兔毛甌淺香雲白蝦眼湯翻細浪俱斷送睡魔離几席增添清氣入肌膚幽叢自落溪巖外不肯移根入上都僧嘆其清絕處士乃以丹一粒遺僧曰服此可不死後竟仙去

台州退漲

乾興間夏竦為台州郡佐山水橫發率僚屬禱於山椒忽見黃衣道士冒雨而來衣不沾濕目竦曰若遂修道可登真錄竦不答道士笑曰亦須位極人臣言訖而去水亦隨退蓋呂祖欲往江州見竦心虔故晤之後竦果居台鉉焉

死魚放生

天聖初呂祖遊廬山酒肆見剖魚作鱠謂曰吾能令此魚再活剖者曰子能生吾亦能放祖師乃以藥一粒納魚腹中頃復跳擲剖者驚放於江悠然而逝及欲問呂祖姓名風過處不復見矣只於地上畫兩圈而去。

度僧法珍

廬山開元寺僧有法珍者坐禪二十年頗有戒行呂祖化披髮頭陀往問曰師謂坐禪可了道乎珍曰然頭陀曰佛戒貪嗔淫殺為甚方其坐時自謂此心無他及遇景觸物不能自克則紛飛莫禦矣吾向遊一寺以劍化一艷婦入寺僧行縱觀之神馳意喪殺人一僧獨不顧逕出禪堂似不動心者吾以為可教出觀則已候而挑之乃知欲之莫能遏也因與珍歷雲堂見一僧方酣睡謂珍曰吾偕子坐此試觀此僧坐未幾僧頂門上出一小蛇長三寸許緣床左足至地遇涕唾食之又循溺器飲出軒外渡小溝繞花臺若駐玩狀復欲渡一溝以水溢而返師當其來徑以小刀插地蛇見之畏縮即尋別徑至床右足而上還入僧頂處驚覺問訊曰吾適一夢與二子言之初從左

門出逢美齋食之。又遇美酒飲之。因褰裳渡小江。見
美女數十恣觀之。將更渡一小江。以水驟漲不能往。
路逢一賊欲見殺。乃走捷徑入右門。遂覺師大笑出。
謂珍曰。以牀足為門。以涕唾為齋。以溺為酒。以溝為
江。以花木為美女。以小刀為賊人之夢。昧幻妄睡醒
無二也。此僧性毒多嗔。薰染變化已成。蛇相他日。瞑
目即受生於蛇矣。可不畏哉。吾呂道人也。鑒子精誠
可以學道。因來此度汝。珍即相隨。師授以丹訣。令潛
修於青牛谷。謂曰。昔洪志乘青牛。冲舉於此。道成當
來引汝。

度侯道士

呂祖遊廬山。寂真觀臨砌淬劍。道士侯用晦問之曰。
先生劍何所用。師曰。削平地上不平事。侯心異之。以
酒果召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風塵中人。師曰。
且劇飲。勿相窮詰。既醉。以筋頭書磨劍詩於壁曰。欲
整鋒銜敢憚勞。凌晨開匣玉龍鳴。手中氣概冰三尺。
石上精神地一條。姦血默隨流水盡。凶頑今逐漬痕
消。削平浮世不平事。與爾相將上九霄。題畢。初視若
無字。既而墨跡燦然。透出壁後。侯驚拜。因問劍法。曰。
有道劍。有法劍。道劍則出入無形。法劍則以術治之。

者此俗眼所共見第能除妖去邪耳侯曰戮奸人於稠衆中得不駭俗乎曰人以神為母以氣為子神存則氣聚神去則氣散但戮其神則人將自沒或有假手於人皆此類也侯嘆曰此真仙之言也願聞姓氏曰吾呂道人也言訖擲劍於空中化為青龍跨之而去侯乃篤志自修後亦尸解

點虬化龍

吳錫麒泰山紀遊

泰山王母殿南有呂公洞宋天聖中純陽子於此題詩內有純陽石像兩童子夾侍秀目疎髯自成仙格其上有飛虬嶺宋壽泰山紀事云昔呂公題詩石壁有虬嘗對詩頂禮一夕呂公復至揮筆點其額遂化龍飛去因以為名云

題詩天慶觀

寶元中呂祖遊秦州天慶觀道流悉赴鄰院醮席獨一小童在欲求筆書壁童辭以觀堂新修戒毋汚染呂祖曰但煩貯火殿爐欲禮三清童既往見殿後池水清泚以瓜皮畫壁曰石池清水似吾心剛被桃花影倒沉一到邽山宮闕內消閒澄慮七絃琴末題回後卷書道流回觀皆歎為異始悟回後卷乃呂先生反對也

警言石直講

慶歷初石守道諱介為國子監直講有方外士自稱曰
叟上謁袖出一詩曰高心休擬鳳池游朱紱銀章寵
已優莫待禍來名欲滅林泉養浩預為謀石遂謝延
以酒食日將夕叟辭去石留之宿曰吾孤雲野鶴安
可留也後因孔直溫謀逆石嘗有書與之坐貶

岳陽繪像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名宗諒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
人和百廢俱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馳書范仲
淹請為之記蘇舜欽書石邵竦篆額一日有回道人
來將風神筆秀設論高華子京與論名勝引道經云
兩火一刀可以逃的係何所道人曰言剡中諸山可
以避災也故漢晉以來多隱逸之士括蒼天姥是其
處子京曰按會稽籍天姥在剡之東鄙接天台華頂
峰既入括州何云吳地道士曰禹導吳江會諸侯於
祈山秦置會稽郡屬吳其郡治多靈異老子枕中記
言吳之華山可度難山半有天池產千葉蓮服之羽
化予暫作彼山之伽藍也子京曰君其仙乎道人曰
然子京乃作詩送之曰華州回道人來過岳陽城別
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道人去後子京繪其像供於

樓上

戲陳執中

皇祐間平章陳執中求罷政和初范鎮論其不病家居宜速退之以弭天災時執中建甲第於東都延親朋為樂有禮樓道士來謁執中問曰子何伎能曰有仙樂一部欲奏之以侑華筵腰間出一畫軸懸於廳壁上繪仙女十二人各攜樂器道士呼使下皆累累前列兩女執幢幡以導餘女奏樂皆玉肌花貌麗質嬌音頂七寶冠衣六銖衣金珂玉佩轉動珊珊鼻上各有一粒黃玉如黍大而體態輕虛終不類夫凡女樂音清徹烟霄曲調特異陳曰此何物女子道士曰此六甲六丁玉女人學道成則身中諸神皆能變化而為此公亦願學否執中以為幻惑道士顧諸女曰可以去矣仍悉上畫軸道士卷而吞之索紙筆作詩曰曾經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間五百年仙家以一瞬為五百年非拘定腰下劍鋒橫紫電爐中丹焰起蒼烟纔騎白鶴過滄海復駕青牛歸洞天小伎等閒聊戲耳無人知我是真仙末題谷客書俄出門不見陳始知谷客為洞賓也恨欲扶目未幾卒

同鍾祖度曹景休

嘉祐間有曹景休者清才俊質或勸其出就功名曰
吾不就朝市願就崖谷因改名谷就谷一作岫隱跡山林
葛巾野服矢志棲真一日鍾呂二師來問曰聞子修
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何在谷就指天曰天何
在谷就指心二師笑曰心即天天即道子親見本來
矣遂授以還真秘旨令其精煉未幾道成即持大拍
板入都度世唱道情曰嘆人生多忙亂火宅塵緣
日日相縈絆驀地喉中三寸斷性魂神魄自此俱消
散任妻兒哀切喚萬句千聲更不回頭看饒你在生
多計真落在荒郊失了惺惺莫以後母隨呂祖遊行
號混成子

考潛確類書云曹國舅者苗善時傳不能舉其名
第言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容性安恬上及
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賜之抵黃
河為篙工索渡值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警之
遂拜為弟子得道苗傳如此不足據也夫為曹彬
之子。上與后所重之人尚不能舉其名乎。此蓋耳
聞曹谷就三字疑為國舅遂舉曹彬子皇后弟實
之小說之所以多誣也。今人因谷就二字訛為
國舅謂是曹彬之孫皇后之弟今考宋史外戚傳

有曹侑者。並不知脩煉。猶之杜拾遺。訛為杜十姨也。

知來不知去

河南處士邵堯夫先生。精於易理。治平間。靜坐安樂窩中。忽見風過。占之。遇兌。復占外卦。復遇兌。喜曰。呂先生至矣。俄而一道人至。堯夫親叩其道。道人曰。既知我來。能知我去否。邵惘然。懇求道要。道人曰。易理通脫。就中探之。可得也。復授以口訣。邵依法脩之。遂得尸解。

詩贈東老

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沈思隱於東林。因號東老。能釀十仙白酒。是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可許一醉否。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燦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究。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劈席上榴皮。畫字題於菴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成。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飄然辭去。視壁上所書。皆成金色字。東老大喜。

東坡先生

聞之有和詩三首

度浴室僧

熙寧間。知制誥李大臨。出為江西轉運使。過陵零。訪何仙姑得道處。姑現身謂曰。舍人志節千載流芳。大臨揖問。呂先生動履。而今何處。姑曰。近日過此。言久客宜春。與開元寺浴室僧相善。喜其有道骨。曾遺以金。大臨默誌之。先袁州。開元浴室有大井。泉水清冽。呂祖愛留於彼。因與此僧款密。僧樸野不貪。待之盡敬。師曰。吾將遊荆襄。贈墨二笏。僧藏之。笱篋。大臨至袁。覓僧問之。曰。呂先生曾贈汝金乎。僧曰。前有回道。人贈我墨耳。金則無也。出示之。墨則金也。大臨摩挲駭異。欲以他金易之。僧弗受。以一笏轉贈。且問運使何由得知。大臨曰。何仙姑為言之耳。他日。呂祖復來。問僧墨在否。僧具以實告。師笑曰。何女。饒舌。然李大臨。王拱宸。皆吾故友也。遂授僧禪定之理。後亦度世。○又宋類苑曰。潭州夏鈞。嘗過永州。問何仙姑曰。世多見呂先生。今安在。姑笑曰。今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到潭日。取寺中齋歷觀之。其日有華州回客曾來。誠供。

度石玉休

石舍人玉休。因避暑山中有榭。樓樵夫持斧而前。眉

目秀整議論清快石問鄉里及世系曰老夫生於河
南移居於終南山唐禮部侍郎呂渭之孫也所學者
莊子老子此外無所為石曰終南有何佳處曰佳處
甚多因舉陶隱居詩曰終南何所有所有惟白雲只
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石異之款留三日極談出有
入無超生離死之法將別曰吾將往岳陽以成丹一
粒遺石服之年九十餘面如嬰兒後亦度世

度劉跛仙

長沙劉跛仙一號劉鐵拐以跛為名別無名也遇呂
祖於洞庭君山得靈龜吞土之法功成歸隱嶽麓自
號瀟湘子嘗侍呂祖往米抱黃呂祖數遊城下有詩
曰南山七十二獨愛洞與墟後有鄭思者遇跛仙於
清泰門外相與俱仙去

王鼓刀改業

呂祖遊武昌貨墨於市一笏僅寸餘索價三千錢眾
笑侮連日不售有鼓刀王某曰墨小而價高得毋有
異遂以三千錢求一笏且與劇飲醉歸昏睡午夜聞
扣門聲乃墨客還錢而去比曉視墨乃紫磨金也兩
端各有口字遂棄鼓刀之業別營生理

梳化龍

呂祖遊天心橋武昌貨敝木梳索價千錢連月不售俄
有老媪行乞年八十餘龍鍾偃僂禿髮如雪不知那
裝呂祖謂曰世人循目前襲常見全不思貨敝物而
索價高者此豈無意乎乃十萬人咸無超卓之見尚
可與語道耶遂呼老媪至前為之理髮隨梳隨長鬢
黑委地形容變少螺髻高盤眾始神異之爭欲求梳
師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乃投梳橋下化為蒼龍
飛去師與媪皆不見後始知為呂仙也

仙棗亭

鄂州治南亭前有棗樹一株相傳自唐以來未嘗結
實熙寧間呂祖偶憩其下忽有實如瓜太守命小吏
採而進食吏性至孝親死無依是日遇呂祖教其私
變吏從之食棗甫畢即飛去因更名仙棗亭

石照亭改呂仙亭

熙寧七年秋鄂州太守與州倅對奕倏有道人至前
曰吾國手也守試與奕纔下八子即曰太守負矣守
曰子未盡局安知我負道人曰吾已分據要津矣已
而果然如是者數局守皆負道人亦拂袖去守令人
尋之聞在郡治前吹笛及至則聞在東門至東門則
又聞在西門乃隨聲轉變直至黃鶴樓前道人走往

石照亭中不見。但見亭中有詩曰：黃鶴樓中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末書一呂字。始悟為呂仙。因名呂仙亭。是時有鄂渚道歌。有指玄篇七律十六首。有絕句三十二首。有百句章一首。

贈慧覺禪師

熙寧間呂祖南遊韶郴。東下湘潭。至江濱觀智度寺。覺公禪學性源淳潔。與促膝對坐良久。謂曰：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遠生。死岸。破。須。齒。設。方。今。佛。衣。寂。寂。無。聲。禪。理。懸。懸。絕。快。而。興。者。其在吾師乎。作偈贈之曰：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

傳法不傳真。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遊黃鶴山

江夏黃鶴山前石洞如扉。今為呂公洞矣。有軍巡夜逢三人。三口。衣冠甚古。遺以黃金片片。攜歸。光彩煥發。鄰里來觀。皆化為石。或欲獨得之。以為奇玩。眾弗許。官覺收之。命藏於軍資庫中。此熙寧間事也。他日有馮當世者。言於東坡。坡記以詩。轉寄李公擇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饑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着屐響空山。非鬼非人乃其仙。石扉三叩聲清圓。洞中

鏗鉉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衣穿茆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為考然不然。此言可信。馮公傳。

酬筆師

淶江筆師翟某喜延方士呂祖往訪之。翟館於家。禮遇殊至。自是往來彌年。一日攜翟遊江之許。噉筆管為二片。浮於波上。呂祖履其一。引筆師效之。筆師怖不敢前。呂祖笑而濟。及岸。俄不見翟。始知其異人也。淡旬復來自繫。飲食食翟皆腐臭也。奇神翟拚鼻謝弗食。呂祖太息曰。若不能食。良可惜也。然吾當以肉醬兩甌酬君。遂去。不復見。開視醬甌皆麩金也。兩甌者。蓋亦兩甕之類。寓呂字也。

警言陳澹然

陳澹然富而儒者也。延雲水士多年。竟無所遇。呂祖詭為傭者為治圃。歲餘所作工役力過常人。陳愛之。然止以傭工待之而已。一日陳與一道友講陰符經。至人發殺機。天地返復。未曉殺機之旨。呂祖從旁接

聲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陳大驚曰。汝殆非傭者也。誰教汝為此言。既而詰之。則謬悠其辭。不可解。道友曰。田野村夫。定於何處竊得此語耳。非真通曉也。居無何。忽辭陳曰。吾將遠行。明年五月五日午時相見也。既去。寂然。陳有鄉鄰客於巴陵。遇之曰。為我寄語陳公。我呂洞賓也。始謂公可授道。不忍逆揣。徐察之。則不然。吾不復來矣。言訖。走入呂仙亭竹林中。不見。明年於端午日午時。陳竟暴卒。

警言侯致馬善

東都馬善根。少師堯夫三舉不第。遂灰心學道。一日與道者侯致遊於汴。見一羽士。青巾布袍。腰攜紫竹笛。足躡黃棕鞋。丰姿灑灑。面無塵濁。馬心甚異焉。即召啜茶。且以飲食為敬。侯性素嗔。偏叱之。羽士曰。汝有何法位。曰。飛符召鬼。點石化金。歸錢返壁。羽士曰。所為皆非正法。侯問何能。羽士曰。吾能清吾神。壯吾氣。試觀之。乃吐氣射酒。肆去燭數十步。而燭立滅。復吐氣吹侯面。若驚風。大發凜凜。不可支。二人起謝曰。先生非凡人也。幸見教。羽士曰。學仙須立功。行侯曰。弟子平生以藥濟人。羽士曰。子殺物命。以救人命。

是殺彼以生此也不若止用符水愈疾為佳語及睹羽士辭去曰吾將返湘水之濱與子酌別於柳陰之下以金令候市酒適無酒羽士以一瓶命候取汴水投藥一丸立成美酒三人共飲大醉羽士留詩一章曰三口共一室室畔水偏清生來走天下是即姓與名既別二人測之乃呂洞賓二字皆大悔恨

引韓魏公歸天

韓魏公晚年始延方士有道者鵜衣垢面求謁韓意輕之問何能曰能為墨試令為之即掘地坎澳焉韓不悅道者和揉坎中泥為墨曰成矣遂去公取墨視之乃良金也兩端有口字破之徹理韓知是口翁追悔無已尋卒或有見魏公騎大獸從一跨鶴者冲大而去然後知呂祖之來蓋引韓公歸真矣

警巴陵守

呂祖自東都南遊知巴陵守素行清酷欲化之值守出衙故犯其節前驅執之太守置諸獄令書款日將晡無一辭吏趣之呂祖笑曰須我酒醒忽失去但遺詩曰暫別蓬萊海上遊偶逢太守問根由身居北斗星杓下劍挂南宮月角頭道我醉來真箇醉不知愁是怎生愁相逢何事不相識却駕白雲歸去休太守

大驚曰。此呂仙也。夙興焚香。謝過一日。見於水盆中。亟召畫吏圖之。與滕子京本絕類也。

度黃鶯

鶯。廣陵妓也。有姿色。豪客填門。呂祖托為秀才。假宿鶯。以襪褸拒之。師乃題二詩於屏。飄然徑去。詩曰。娼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鶴髮雞皮媪。今日花顏玉貌人。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頭防客折。落在地下倩誰看。鶯觀詩有悟。即謝客入道。丁巳春。呂祖再至。語以女金丹。教先積氣於乳房。大抵以汞為主。以鉛為養。教其下手速修。待子北度。眾生水厄。然後來。子也。後七月。河決。瀆。

面斤惠卿

熙寧中。惠卿在真州作守。忽有異人過。遺以詩曰。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有舊宅。父子生來共兩口。多好清歌不好拍。後有漁父詞曰。萬劫千生得箇人。須知先世種來因。速覺悟。出迷津。莫使輪迴受苦辛。惠卿壻余中解之曰。第一首乃呂洞賓吟也。惠卿首附王安石。因得驟進執政。既又與安石異志。安石命鄧綰發惠卿奸惡。遂免。惠卿出陳州。呂祖復來斥之曰。吾前以宗姓而來。度子。今子怙惡不悛。非吾侶也。

天監不遠必置爾於無所建立之地然後知青苗助
役時非功名也言訖不見惠卿悚懼者數日後二年
竟以有罪安置建州

范純仁得黃白術

熙寧二年罷判國子監范純仁於河中府純仁文正
公次子也忠愛仁厚為奏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
財利民心不寧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
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
不便戒州縣毋得遽行當純仁初至河中之時蒞懷
仁念鬱而難伸慨然曰安得有藥石化金死山塞海
者以利蒼生乎忽有呂秀才晉謂范純仁曰君家
義莊世德之根也其用猶足否純仁驚曰是亦不足
也秀士曰濟眾博施堯舜猶病君有愛人之心而無
回天之力我無君相之柄頗有黃白之方乃袖出一
書竟授純仁而去純仁默用其術以資義舉因作漁
莊錄傳其家焉紹聖間純仁徙嶺南在道覆舟恍惚
中見前秀士扶之遂得浮江出坎純仁向天禮謝建
中靖國時將卒之日口占遺表神氣不稍衰言訖以
手枕肱而逝年七十五空中聞鶴唳之聲

與滕生飲酒

元豐初東京有一道人自稱谷客與布衣滕生名忠者同飲將去以藥一丸遺滕滕素有風癖服之即愈又三年於揚州開明橋東重遇谷客坐水次以手招滕滕取路跨橋而往至則無所睹始悟谷客為洞賓也

赤壁舟中示坡仙夢

元豐中東坡先生出為黃州團練使寓臨臯亭壬戌十月之望復遊赤壁山返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呂祖化一大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綺衣戛然長鳴掠坡舟而西去須臾客散坡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翻過臨臯之下揖坡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俯而不答坡悟曰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大笑坡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道緣滙錄云東坡在黃州後遊赤壁先見一大鶴橫江東來次夢一道士過臨臯之下皆呂祖示警也師在抱黃曾言之

遊黃州惠州兩度坡仙道緣滙錄

東坡在黃與客設李衛公輔中原張虬髯遊海外事曰此神仙英雄也及夕風來月上見一俊後生攜烏

東坡集中有
海上道人傳
以神守氣訣
詩誰知即是
呂祖

革囊從一長髯五絡者大踏步入坡駭曰神人即張
李二公耶長髯曰吾海上道人呂洞賓此小徒盧黃
梁也坡喜遇仙頰首稱弟子道人約他日再見俟然
而去後在惠州白鶴新居鄧道士叩門相訪時已三
鼓月色如霜忽有衣枕椰葉攜斗酒丰神英發如前
遇洞賓像者坡喜曰呂先生惠然肯來乎其人曰吾
非洞賓乃九霞山人李靖也子嘗真一酒否就坐各
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
出一書授東坡乃真一法及修養秘事而去此蓋呂
祖因東坡思李靖丰神先往肆亭示之後又托名李
靖於白鶴居度之也道緣滙錄蓋坡公文集原多遺
失也久矣查初白云東坡晚年留心養生之術於龍虎
坎離之說不但能言而且能行所作辨道歌及贈陳
守道二詩闡抉道家內外丹殆無餘蘊宋雜記云
東坡由惠州過儋耳安居海島對景無心將海上道
人呂洞賓所傳秘訣刻意修之既而北歸有詔坡拜
玉局之除卒於常蓋已尸解為玉局仙人矣又斜
川集中大生日詩云疇昔東華典秘藏於今晡曖
水雲鄉欲知萬里雷霆譴要與三山咫尺望世上功
名那復記洞中仙籍已難量仇池何用追仙馭香案

仍歸侍玉皇窮寓三年瘴海濱。簞瓢陋巷與誰鄰。維
摩示疾原非疾。原憲雖貧豈是貧。仙姬固嘗占異夢。
肉芝還已獻畸人。世間出世何由並。一笑榮枯等幻
塵。皆實錄也。

丹賜李積

積字德成。兗州人。儒而精醫。恒以濟人。常於隆冬。遇
一貧窘道士。單衣無寒色。與李入酒肆。自據主席。李
怪之。店者曰。交錢取酒。道士指店中三酒瓶曰。中各
有一升酒。錢店者視之。果然。遂以三升酒與之。道士
酌酒與李。止取一瓶。而以二瓶自竭曰。此小術耳。吾
呂洞賓也。道士書一絕云。九重天子察
中貴。五等諸侯門外尊。爭似布衣狂醉客。不教性命
屬乾坤。以藥一粒賜李曰。服此當享高壽。遂去。元祐
初。司馬康延李治疾。時已八十餘。髮不白。齒不落。百
有七歲而卒。

贈陳烈

烈字季慈。福州處士也。嘉祐末。曾徵為直講。不至。熙
寧間。文潞公又薦之。元祐辛未秋。至是遣使召之。仍
辭不赴。呂祖嘗與往來論道。適詔使至。因作詩贈之。
曰。青霄一路少人行。休話興亡事不成。金榜因何無

姓字玉都。必定有仙名。雲歸大海，龍千尺，雪滿長空。
鶴一聲，深謝宋朝明聖主。解書丹詔，召先生，烈得詩
益喜。未幾卒。呂祖復弔之曰：天網恢恢，萬象疎。一身
親到華山區，寒雲去後，留殘月，春雪來時，問太虛。六
洞真人歸紫府，千年鸞鶴老蒼梧。自從遺却先生後，
南北東西少丈夫。烈見王安石行青苗法，作詩譏之，
遂隱居不仕。歿後有見呂祖偕之西去者。

游大庾

橫浦大庾嶺，有富家子慕道，建菴接雲水，士多年延
衆建黃籙大齋，方罷忽有一藍樓道人至，衆不知恤。

白鶴飛來誰共語，嶺畔人家曾見寒梅幾樹。花春來
春去，人在落花流水處。花滿前蹊，藏盡仙機，人不知。
末書無心，昌老來五字作三樣筆勢，題畢，逕入雲菴，
迹之不見。徐視其字，深透壁後，始知昌字無心，乃呂
仙也。衆共嘆惋。

神光觀畫像

呂祖遊山陽，神光觀丐筆自寫，已像於三清殿北墉。
眉目修整，貌古怪，不類世所傳。上有北斗七大星君
相，被髮秉珪立，傍作一符徑丈餘，書曰：元祐二年作。

如知吾下筆處可以語道人以疾刮符服之往往良已或有見神人儀觀甚偉曰吾神觀符使也世人知呂祖之符甚靈而不尊呂祖之像何也人始以碧紗幕護之

游朱明觀

呂祖遊羅浮至朱明觀值道士他適獨小童在童揖曰先生請坐小齋遂竊道士酒以獻呂祖滿引使童酌其餘童不屑素患左目內障呂祖以餘酒巽之目忽開明若素無患者乃取筆畫一山於壁山下作池三口謂童曰汝飲吾酒則得仙不飲命也然當真最高書言許飛入石壁及道士歸身所遺畫徹壁大驚曰山下三口乃崑字也得非呂祖乎深憾不遇後童年百有五歲果符其言

度張仙姑

姑南陽人父亡母老性至孝元符間姑年十餘歲自樵自炊以奉母入山遇呂翁以桃一枚啖之遂不思飲食他日復授以神符氣水之法命其救人立功則來攜汝自是出入人間行踪詭異人有病延治仙姑輒瞑目潛為布氣攻之俄覺腹熱如火已而鳴聲如雷雖沉疴無不立起崇寧間徽宗召至京試之果效

後聞與何仙姑同去。不知所之。

捏土為香

張天覺名商英。大觀四年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拜尚書僕射。是夕彗沒。明日雨。徽宗書商霖二字賜之。有襪褸道人及門求施。商英不之禮。戲問有何術。曰能捏土為香。即於階側取泥捏而焚之。奇香酷烈。煙罷。道人不見。案上留詩一章曰。捏土為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皇朝宰相張天覺。天下雲遊呂洞賓。商英自恨不識。從此格去非心。

東都妓館

有妓楊柳。東都絕色也。一道人往來其家。屢輸金帛。然終不及亂。楊一夕乘醉迫之。笑曰。吾先天坎離配合。身中夫婦。聖胎曾結。嬰兒屢生。豈復戀外色乎。楊疑訝其語。時張天覺出知河南府。幕賓蕭姓者。常與楊狎。楊以道人言告蕭。轉述於天覺。遽往即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趨棲雲菴。雲堂不出。良久排闥尋之。不見。惟壁上有詩曰。一吸鸞笙裂太清。綠衣童子步虛聲。玉樓喚醒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雞鳴。詢其貌。則前所見者也。後菴遭兵火。而詩壁歸然獨存。亦一異也。

宮中治崇

徽宗政和間。宮禁有崇。白晝現形。盜妃嬪金寶。不得
休息。盈庭惶懼。帝召林靈素。王老志治之。息而復作。
仙品有限。帝精意虔禱。奏詞凡六。一日晝寢。見一道士。碧
蓮冠。紫鶴髦。手持水晶如意。前揖曰。奉上帝命。來除
此祟。良久。一金甲丈夫。捉崇物。劈而啗之。帝問金甲
者何神。道士曰。此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某也。帝問
張桓侯何在。關曰。桓侯與臣累劫兄弟。世世為豪傑。
身在唐為張睢陽。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他日
輔佐中興。桓侯將有功焉。當為子孫記之。上問道士何姓名。
曰。臣姓陽。名純。四月十四日生。夢覺。名林。王言之曰。
此呂仙師也。自是宮禁。然遂詔天下。有純陽香火。
處正妙。通真人之號。塑像於景靈宮。奉祀不絕。

張紫陽前身

紫陽於元豐末。尸解。入王屋山。鍊天元功。竟復返天
台山。優游二十餘年。及政和間。行至江陵。遇董凝陽。
知亦受道於海蟾仙師。乃往太華相訪。得見海蟾翁。
同謁鍾呂二祖。呂祖謂紫陽曰。子本紫微。天宮九皇
真人。因校劫運之籍。不勤。遂與同事三人。並謫人間。
今垣中可見者。六星潛曜者三。子為紫陽真人。汝南
黃冕仲尚書。為紫元真人。維陽于敬伯。為紫華真人。

今子與子已復清都。惟寃仲沉淪宦海。末世苟復迷。
妄貪塵。則必墜入惡趣。無復升仙之期矣。子可一往。
使其覺悟。庶幾還原。返本紫陽承呂祖命。飄然而去。
時黃君在延平。素習容成之術。且酷嗜爐火。紫陽屢
化不聽。惟自號紫元翁。尋卒。紫陽嘆惜。將復俟其轉
世而覺之。

昌虛中

徽宗宣和間。有一道人。自稱昌虛中。往來諸琳宮。動
履怪異。飲酒無量。自理大雪中。旬日不出。或行水上。
如平地。又善草書。作枯藤遊絲之勢。一舉筆數千。終
繹不絕。人爭攜帛以求。往往不與。又能治崇帝命。召
之不得。但於其游心處得詩曰。遙指高峰笑一聲。紅
雲紫霧面前生。每於塵市無人識。長到山中有鶴迎。
時弄玉蟾驅鬼魅。夜煎金鼎煮瓊英。晨朝又赴蓬萊
會。知我仙家有姓名。

度珍奴

宣和間。呂祖遊吳興。見妓張珍奴。色容華美。性情淡
素。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乃化一士
人訪之。珍見風神秀異。禮敬殊深。去而復至。如是者
月餘。珍曰。荷君眷顧已久。獨不留宿。何也。士曰。固自

有意而汝每夜籲天。實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為。但自念入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為真。謳歌艷曲。以悲為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偽飾以惑人。每嘆世之愚夫。睹我如花情。牽意惹非。但喪財多。致殞命。使妾罪愈重。而孽愈深。以此昕夕告天。早期了脫。耳士曰。汝願如此。何不修道。珍曰。陷於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為汝師可乎。珍即拜叩。士曰。再來乃可。遂去。珍望不至。深自惆悵。作詞曰。逢師許多時。不說此兒箇。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士至。見其詞。因續韻曰。首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復與太陰煉形丹法。臨別作步蟾宮一闕。與之曰。向後有官長。名汝佐酒。欲聽道家詞曲者。以吾詞歌之。當得脫籍。詞曰。坎離乾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待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閉煉甲庚。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道。先生姓呂。珍秘而不言。未幾有湖州守。喜聽道情。詢諸妓。有能為道情詞曲者否。俱無以應。珍獨以前詞奏之。守訝曰。呂先生曾過汝乎。珍具述所以。遂得脫籍。自是佯狂乞丐。於市投僻地。密修逾二年。尸解。

張商英尋呂先生至湖見珍曰此女大福已超物外矣我尚沉淪苦海何日得登彼岸及見時事日非遂遠入滇南修煉未幾亦遇呂祖度世

警徽宗

宣和間徽宗設齋要一千道人只闕其一適有一瘋癩道士求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道士林靈素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階前亟遣人令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便殿柱上一抹而往帝見而怪之起身觀柱上有粉字書云高談濶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帝以為仙家顯化之常竟不驚異而已後靖康丙午丁未二帝北狩之難誰知已預示於此

題太平寺扉

尚書郎賈師雄爽初為太守時有家藏古鏡甚寶常欲淬磨無有能者呂祖稱回處士謁焉請試其技筭中取藥少許置鏡上辭去曰俟更取藥來久之不至賈命吏察之但見所寓太平寺扉上題詩曰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街頭磨鏡人賈見而異之知為呂仙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光明如月後復儒冠登武岡譙樓歎曰佳哉

山水五百年無兵火可避亂也

度孫賣魚

孫賣魚者不知其名嘗賣魚楚州市中時當盛夏魚不售呂祖見而戲之曰汝魚餒矣能飲我可使魚活遂飲以斗酒魚果活焉因與談竟日而去自是通曉古今事決人禍福輒應宣和中國詔至京師賜號塵隱居士復還楚州靖康初常於亳州老子廟號咷大哭而去記其日乃汴京陷時也及相秦檜復號於市曰冤哉中原不可復矣遂隱鉢池山不出

同鍾祖度姚平仲

姚平仲者山西人也靖康中金兵圍京城時平仲為都統制率步騎夜襲金營被金人覺之搗陣即陷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行七百五十里至鄧州入武岡嫌華山為淺乃入蜀至青城復進大面山解騾倚石而坐頓覺心地清涼聞有吹笛者從一雙髻胡髯披襟坦腹道人自山岡下曰汝為蠻觸上一點功名幾致失身殞命夫當此殘害忠良之日見幾原非罪過予漢鍾離此呂純陽也汝事跡與予相類今特來茲度汝平仲即拜伏求度鍾離曰子能堅修何患無成令於山洞靜養至九九日即能出神入化通往知來

自以為有得鍾祖復至曰此陰神也不能久視須得
金液乃是陽丹呂祖以九還之訣示之平仲乃混跡
勤修積功累行遂成大道後淳熙戊申范成大為劍
南廉訪使於青城山遇之紫髯過腹雙眸如電並述
得道之由長嘯而去聲振崖谷范廉訪遂辭官歸吳
隱於石湖自號石湖老仙云一劍南詩稿寄姚太尉
序云姚太尉名平仲字希晏靖康初在圍城中夜將
死士攻賊營不利騎俊驟逸去建炎初所在揭榜以
觀察使召之不出淳熙甲午乙未間或見之於丈人
觀年近九十紫髯長委地喜作草書益得道於山中
者又云姚將軍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
得後五十年淳熙中乃從呂洞賓劉高尚海往來名山
有見之者予感其事作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
將軍倘見之乎詩曰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為功名
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
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
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與公乃同師年來
幸放廢倘遂與公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
換綠髓歛然松杪飛其寄姚太尉五律云太尉關河
傑飛騰亦遇時中原方蕩覆大計易差池素壁龍蛇

字空山熊豹姿。煙雲千萬疊。求訪固難知。

度譙天授

天授涪陵人也。初學易於郭曩。至汴京復與程伊川遊。靖康初。召為崇政殿說書不就。建炎中復召用之。亦不可。乃歸蜀。隱青城山。遇呂先生納玄理於儒理之中。為講孔孟存心養氣處在人身天地之間。這纔是真幽獨真腔子。天授曰。今而知退藏於密。獨善其身。竟有如許學問。審能行此。更可成世外神仙也。遂求乾坤門戶。上下同流之妙。以卒其業。人皆見其仙去云。劍南詩稿寄譙先生序云。青城大面山中有

二隱士一曰譙先生名定字天授建炎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通直郎直秘閣致仕今百三十餘歲巢居嶮絕人不能到而先生數年輒一出至山前人有見之者一曰姚太尉見上篇益皆得道於山中云。偶成五字二首。託上官道人寄之。詩曰。寄謝譙夫子。今年一出無萬緣。隨夢斷百念。與形枯。雲護巢松谷。神呵煨藥爐。憑高應念我。白首學徵租。以上二則。儒書與道錄相合。可謂信而有徵也。

外記仙蹟八則 附稗說二則

監文思院趙應道病瘵瘵。漸漸委頓。泣別親舊曰。吾

將死矣。閨閣中一物皆捨得。獨白髮老親無托為可
悲耳。語未竟。忽有道人叩門語趙曰。病不難愈也。取
紙二幅。各搗其中為一方竅。徑可二寸許。以授趙曰。
子可燒一幅。以灰調乳香湯塗病上。留一幅以待後
人。言訖。道人不見。始悟兩方竅。呂字也。趙病應手而
痊。

又東京一歲民大病瘧。有老母家鬻茶。子孫皆病。一
日有道人來。姆善待之。以子孫病為請。道人曰。翌旦
待我。明早赴待之。道人絳紗裹藥曰。病發者使執之。
自愈。一丸可愈百人。過百人即不驗矣。姆從之。子孫
皆效。徧療及百人。果不復驗。姆折囊已不見藥。但
書呂洞賓三字在內。方知遇呂仙也。

又桐廬有通守。忘其姓名。以母病發背。百方不瘥。祈
禱備至。感呂祖夜夢之曰。公至孝。動天命予救援。若
遲一口。不復可療。乃授以靈寶膏方。括萋五枚。取子
乳香五塊。如棗大二味。各研細。以白砂蜜一斤。同熬
成膏。每服三錢。溫酒化下。通守市藥治服。即愈。後以
施人立效。

又趙州貧民劉某。病跛二十年。每夕炷香禱天。一日
有道人。手攜鐵瓢。謂劉曰。可隨我行。劉隨之行。二里

許指地下曰。此下深三尺餘。有五色石。試掘之。果得一石。大如彈丸。五采殊常。道人曰。子可持歸。暴露九日。為細末。以木瓜皮煎湯服。俟病愈後。可來城東。駐雲堂東廊第三間左壁。會我。及劉疾脫然愈。即往尋之。但見壁上。有呂祖像。宛然。攜瓢者云。

又世傳郢城潰陽。有一貧婦。素患癱病。每日膝行至橋上乞錢。一日遇一道人過。見而問之。婦曰。夫故遺姑。年八十餘。無以為養。故來此丐些錢米。以奉姑耳。道人聞已。遂將所執棕拂子。謂婦人曰。汝試牽此。起來。吾博有錢米。與汝。婦果牽之而起。又曰。汝試再隨我行。婦即隨之行。不數武。婦大愈。如平人。婦曰。先生何處住。我好來叩謝。道人曰。我在某氏樓上。婦歸。姑見。駭問其故。婦述所以。次日。姑媳尋至其家樓上。蓋所奉純陽帝君像也。某以呂祖顯神之故。因留其姑媳。奉持香火。以終身焉。此亦婦之孝念。有以感之。不
僅愈其疾。且資其生。其慈悲為何如耶。

又武昌省城西城外。黃鵠磯石上。有桃痕。相傳呂仙假賣桃。以驗眾。售者第云歸遺稚子。無有言及父母者。呂感忿。擲桃於石上而去。其痕至今猶存。

又呂祖遊江夏。詭為呂元圭。往來居民楊氏家。為人

言禍福事其驗一日忽辭去曰惡人至矣吾將避之
是夕提點刑獄喻某行部自鄂首覓呂已不見得其
平日所與往還者岑文秀詰其所得岑曰無有喻厲
以聲色將罪之岑答如故喻命搜其家得所遺卷長
歌一首論內丹事喻省之曰此呂先生也元圭者折
先生二字耳惡人者謂予將迫之也

稗說神仙五百年一遭雷劫躲過則生遂傳呂祖在
北宋間曾於蔡端明爐中避藏劫難謂端明乃狀元
根器雷不得而驚之也殊屬可笑夫北宋前呂祖方
一百餘歲並非五百年也况神仙九轉大還之後三
千行滿八百功圓能叱咤雷電揮斥甲丁安有畏雷
劫者惟煉小還丹神氣未定五百年難免三災通身
制伏之氣鬱而必發如狂風暴火雷電交奔將肢體
焚化此即雷劫之說也然不可以論上仙矣

俗有蔡君謨襄洛陽橋傳奇謂大士助力純陽贈金
此不言而知其謬也但君謨根柢實自仙山而來故
得海神效順按君謨乃仙遊人初縣尉凌景陽以事
出郊有道士攜二童來謁謂凌曰此仙種也可善撫
之凌見其眉目踈秀迥超凡品遂引歸衙舍課以經
藝秩滿囑太守置之郡學後俱擢上第即若謨與弟

高也。道士即呂祖化形。是神仙未倚狀元避雷狀元
反賴神仙啓塾也。書奉小說家添一段佳話。
以上二則正小說也。

